



聊齋白話韻文

清蒲松齡著

疑古玄同題



713608

## 聊齋白話韵文序



回想小時候所讀的書總有好些不能忘記的印象，其一就是蒲留仙的聊齋志異。最初讀小說自然都是白話的，但到了三國志演義作一結束，一面便轉到文言的小說裏去。聊齋志異在次序上與價值上都是第一部，所以至今想起來還是很有興趣。他是繼承六朝的志怪與唐朝的傳奇文而集大成的，不過在傳奇文方面他是的確成功了，志怪的短篇了無特色，不及閻微草堂遠甚，在聊齋中還可以說是失敗之作。傳奇文中我覺得嬰寧一類的東西做得最好，促織與羅剎海市等倒還在其次。他寫狐鬼和人一個樣子，除了說明她們本相的地方以外，幾乎沒有什麼妖氣，我想在青年讀者羨慕之餘，以爲狐鬼亦佳者當復不少，所以他這實在是狐鬼的人化，俗傳此書本名「狐鬼傳」專以諷刺人間者，未免是齊東野人之語了。我又記得題詞中有這兩句：「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我很喜歡這種態度，這是一種文學的心情。

，不汲汲於功利，但也不是對於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適中地冷靜處之罷了。

今年秋天淄川馬君以鈔本見示，我纔知道蒲留仙還著有這些鼓詞。現在所見者只有六篇，據說還有幾種一時找不到，所以沒有收入，但卽此六篇也儘够表明蒲君的這方面的好成績了。說起鼓詞，我們第一要想到萬古愁和木皮鼓詞這兩種名文。

萬古愁無論是歸玄恭或熊篋菴所作，——我看歸君誅邪鬼那種口氣，覺得曲中有些話不是他所能說，雖然我也不能斷定作者卽爲熊君，——木皮鼓詞則有雲亭山人等人題記知爲賈鳧西的文章，總之都是「改革時人」，就是明朝的遺老，故「以神工鬼斧之筆，擔苦恨牢騷之意」，二百餘年後猶令讀者感動不能自己，此固由革命時代的意氣與宋明遺民易於共鳴，但文字美妙蓋亦有很大的力量。聊齋的作品上雖因時世關係缺少那些遺老氣，但是文詞圓潤，談諧輕妙，依然是木皮正統，其中東郭外傳一篇與太史藝適齊全章正堪媲美，而豐富流暢似尤過之。醉溪道人讀木皮詞，「不禁撮舌驚歎曰。魯何奇士之多也！」我們正有同感。大約明末曾流行這種文字

，因係一種新興的文字，照例有些彈力與生氣，可以用了活潑自由的言詞，表現滑稽清新的趣味，激昂誠實的感情，所以用作那些悲憤文章正是恰好。聊齋那時不能再做遺老了，他就以那種豆棚瓜架的態度來應付，做出別一類的東西來，比從前要更近於文藝的，雖然較少了一點兒社會的意義。鄉板橋徐涸溪等的道情我想也就是這個流派的餘風，不過已有成了強弩之末的形式，到了復古運興，一面樸學固然奏了大功，一面文學却受了巨創，清真雅正的文詩再走半步即是腐化，文藝界成爲反動的，而此公安派潮流中的一小波瀾也就在那時完全被復古的洪水所沖沒了。現在馬君找到這些鼓詞，設法發表出來，可以供給文學史的資料，又即可以作文學作品讀，原是極好的事，而且這又正是我們所熟識的聊齋志異作者的作品，更使我們感到興趣。此外還有一種得隴望蜀的要求，便是希望馬君將來能够訪求到所散失的那三篇著作，或是別位有這類東西編訂刊行，以供大家的欣賞。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北平市，周作人。



## 引言

蒲松齡先生，字留仙，別號柳泉，是我們淄川縣的一個大文學家。他是清朝康熙辛卯年的歲貢。他自幼才氣過人，又努力用功，自己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當他尚未進學以前，便跑到一座山裏，折節自修。這座山乃是本縣有名的大山，名叫嶺山。東漢鄭康成先生曾在那裏用過工夫，所以蒲先生也到那裡去讀書。他雖是才學出衆，但因他命途多舛，連考了數次舉人，終究沒有得中。自是他便絕望了。無奈何，只好從事於當時一般秀才的惟一的職業，教起書來了。

然而他雖則是教書，却不以教書爲事，天天裏飲酒賦詩，過些浪漫生活。他最喜歡騎驢，所以他高興便騎着驢遊山逛水，有時竟數日不歸。他的性情是很熱烈，對待朋友又很誠懇，所以他的朋友是非常之多。他最知己的朋友有兩個：一個是李希梅，一個張歷友，都是當時本縣的名士。蒲先生同他們常在一塊研究學問，並且

還組織了個詩社，也是興動一時的。因為他的聰明才力，非尋常人所及，所以當時他的朋友們都稱他爲才子。新城王漁洋先生，也是很佩服他的。

在他教書的時候，他便努力於古文學，標新立異，創作了很多的偉大的作品，對於社會特多加以痛切的攻難。他最著名的著作，聊齋誌異一書，出版以來，很受社會上的歡迎和獎譽。他在文學上的價值是多麼大，在文藝上的供獻是怎樣多，也用不着我再來廢話，因為胡適之先生們早已說過了。

但是聊齋誌異一書，不過是蒲先生的創作一部分，還有好多均尚未刊行。我前年從我的一個親戚家得到蒲先生文稿九篇，完全是白話的，都是曲劇鼓詞之類。因爲朋友們借了去，互相傳鈔，不幸失落了三篇。（現在正四處搜尋，找着時當再刊行。）

今年夏天我同朋友們談起話來，說到蒲先生，提起他的文字是多麼樣的悲憤感慨。我便對他們說，他還有幾篇白話文的創作，悲憤感慨還更甚呢。我便把現在我

編的這六篇的要義略略的述了一遍。他們懇切的要求我給家裡寫信，把這幾篇寄來看一看。我便照辦了。他們看了都交口稱讚，說道，『這樣的偉大的著作，埋沒了實在可惜！』並且力囑我整理付印。我早就有意作這個工作，奈學識淺陋，不敢動手，經他們這一鼓舞，便大着膽子整理起來了。

因為這幾篇文字都是曲劇鼓詞之類，所以擺列必須按着韻腳，但我於音韻之學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規範的句子在裡面。其中有許多俗語方言，是作者描寫社會人情深刻的地方。我們當注意的是有的一個俗語短句，而意義迥乎不同。還有許多字是現在已經改用。這些我都於句下加上了個極簡單的註釋。這裏尤須聲明的是：我加的註釋，上邊都有「註」字，其無「註」字者是他原文所有的。爲讀者容易明白起見，茲將同一俗語短句，意義迥乎不同的和現在已經改用的字舉例如下：

(一) 同一俗語短句，意義迥乎不同的例——

一、沒的是「有兩個意義」：

(1) 這城裡鄉紳沒的是。「沒的是」作「到處是」解。

(2) 沒的是無鹽娘娘也連他請進宮去了。「沒的是」作「莫非是」解。

(上二例都見東郭外傳)

二、「不濟」有三個意義：

(1) 大處不成，小處不濟。「不濟」作「不成」解。見逃學傳。

(2) 看着我帽破衣殘樣不濟。「不濟」作「不好」解。見東郭外傳。

(3) 濟飯不濟人。「不濟」作「不以什麼爲度」解。見學究自嘲。

(二) 現在已經改用的字例——

一、「却少」——今用「缺少」。

二、「合他做甚麼」——今用「和他做什麼」。

三、「叫他哈酒」——今用「教他喝酒」。

我在這裡，特別應該聲謝的是：周作人先生和錢玄同先生給我作序，校閱和題

封面，提高了這書不少的價值。

一九二八年九月四日，于北大，馬立勛。



## 目錄

- 一、問天詞
- 二、東郭外傳
- 三、逃學傳
- 四、學究自嘲
- 五、除日祭窮神文
- 六、窮神答文

馬立勛編

錢玄同校

## 問天詞

混沌初開共一元，

下有黃泉上有天。

康節先生算的準，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唐虞以前且不論，

荒唐事迹不堪傳。

且說帝堯登基甲辰歲，

到如今大清康熙己亥年，

四千九百零六載。

這其間多少事情不周全。

老天爺，富貴貧賤憑你發落，

天壽窮通你掌着權。

都說是人莫欺心頭上看，

離地三尺有青天；

積善人家有餘慶，

作惡人家有禍端；

人存好心得好報，

姦狡不良受天譴；

人心無足天公道，

老天原不虧聖賢。

俺今把前聖格言想一想，

把世事人情仔細觀，

把眼前報應閱一閱，

把二十一史看一番。

老天爺，你從前的報應多少錯，

爲甚麼打算的合人一般？

俺鼓肚子氣的無處訴，

閒來提筆伸一伸冤——

爲甚麼，堯舜生子都不肖，

伯繇，却生大禹賢。

文王偏遇着無道紂，

周旦兄弟自傷殘。

孔聖人無父又喪子，

還着他夫妻不團圓。

比干剖心的公苦，

夷齊餓死首陽山。

有德行的伯牛生癩疾，

顏子沒活到三十三。

伯奇賢孝死在後娘手，

被屈的申生更傷慘。

傅春秋的左氏瞎了眼，

子夏哭兒看不見天。

至聖絕糧陳蔡國，

展雄快樂在潼關。

蘇秦張儀配了相印，

亞聖孟子不得專權。

帝堯登基滯了九載，

成湯有道大旱七年。

周宣王中興待不幾日，

五伯紛紛亂了中原。

帝庭龍燄滅了周室，

盛世麒麟傷了蹄尖。

蜚廉惡來他後嗣旺，

逼迫的平王去東遷。

韓趙魏三家分了晉，  
君主名分更倒懸。

各國的膏粱世襲爲卿相，

東魯閒煞了七十二賢。

沒要緊二桃殺三士，

活埋的三良沒處送冤。

東西稱帝如兒戲，

強掙扎多着個魯仲連。

屈原終憤離騷恨，

抱石淹死在汨羅淵。

荊軻行刺不得手，

到後來難爲了太子丹。

長平坑了四十萬，

這些生靈那裏訴冤？

逆種呂政成了帝業，

直殺的六國血水翻。

李斯狗才得了志，

諸儒坑的更可憐。

薄命的田橫無結果，

連累了英雄有半千。

西漢文章稱司馬，

割勢淋漓甚凶慘。

長沙惱煞賈太傅，

可惜英雄並少年。

漢武帝殺了戾太子，

趙葛忠孝不得雙全。

天朝國色無好配，

大漢昭君和了北番。

成帝董賢笑煞千古，

弄了個狡童欲受禪。

光武君臣情義重，

慈苒明珠謗馬援。

佛法多事入中國，

做和尚少添了多少人緣。

東漢節義稱黨錮，

連累的好人叫蒼天。

曹操的兒子做了魏帝，

後主劉禪太不堪。

忠良無如雲長將，

失荊州壞了漢江山。

六出祁山的孔明沒成帝業，

受巾幘的司馬一統中原。

青衣行酒玷辱了中國，

王猛不得做天朝的官。

伯王反，亂殺了些好百姓。

十六國民命似倒懸。

空掉嘴的王衍爲宰相，

擊節渡江是枉然。

南朝六代國運短，

拓拔氏傳國三百年。

唐太宗殺了兄和弟，

臭淫婦則天坐金鑾。

快活了盧杞，延齡，李林甫；

苦死了張巡，許遠，顏常山。

陸宣公經濟傳千古，

不遇明主又被讒言。

韓昌黎文章起八代，

累困場屋，不中狀元。

善對策的劉蕡落下第，

會做詩的杜甫執着長饒。

黃巢屠戮，血流天下，

滅盡唐室，遇着朱三。

正人們驛路死的苦，

無廉恥的馮道五福全。

周世宗五代稱明主，

香孩兒逼迫折了英年。

燭影搖紅沒了天理，

他的兒孫福祿綿。

宋仁宗有道絕了嗣，

寇萊公正直死在南蠻。

可惜元祐相丁司馬，

勤勞王室，待不幾年。

王安石遇合千古少，

周，程，張，邵不立朝端。

活撲刺的徽宗拿了北番去，

出了些道學君子都袖着空拳。

李綱，張浚，宗留守，

個個抱恨在黃泉。

精忠報國的岳武穆，

大理獄死的萬古冤。

秦檜善終沒了報應，

富貴長年便宜了老奸。

聖學大明有了朱子，

南宋社稷待不幾年。

陳同甫遭了些人命事，

張敬夫奇病損了壽年。

陳賈，胡同，韓侂胄，

一羣狗彘害了諸賢。

苦殺了秀夫，汪之信，

文文山與謝疊山。

聖賢斯文不濟用，

捐軀報國是徒然。

說忠說孝成了畫餅，

講仁講義不占閒。(註)閒——應作弦。

都說是爲人須把好人做，

常見那十個忠良敵不住一個奸。

明太祖血戰安天下，

燕王北地又起了爭端；

苦死了鐵鉞，方孝孺，

一世忠良九族冤；

殺盡忠義硬直漢，

叫街受辱更不可言。

大明有君無了聖佐，

三楊相業成了希罕。

王陽明勸業天下重，

講道學的名目不完全。

正統皇帝復了位，

保全社稷殺了于謙。

只因寵了個魏太監，

謀害的忠良有萬千——

楊，左，魏，周死的苦，

提起來叫人血淚漣。

爲甚麼天啓年間不亡國，

失天下偏在崇禎間。

俺今日說了些不平的事，

到惹的滿腔火氣往上翻。

古來大聖說孔子，

一生困苦老轍環。

古來智略推諸葛，

三分事業做不完。

歇後鄧五爲宰相，

有經濟的豪傑困在林泉。

葉子存姪，鄧伯道絕了嗣，

奸曹倒生了二十五男。

屈殺了孝婦天無眼，

難爲了百姓大旱三年。

忠良的後嗣多微弱，

奸邪子弟貴且賢。

蓼莪孝子終不得養，

忤逆之人父母雙全。

聰明男子娶了個醜貌婦，

絕代佳人配了個癡呆男。

忠良偏遇着無道主，

聖明朝裏有好權。

文如班馬不得掌制誥，

才疎學淺得了兵權。

是爲何不會做的偏叫他做，

會做的却着他一旁裏觀。

\*

\*

\*

疎財仗義的無錢使，

慳吝鄙夫守着銀山。

作惡的氣燄如火盛，

行善的冷落似冰寒。

正行正道黃蘗苦，

奸心狡毒甘草甜。

英雄困苦空垂手，

勢力小輩賽虎歡。

奸狡也有幾頃地，

好人少米又無鹽。

行同狗彘穿着貂鼠，

君子無衣身上寒。

會鑽頭的偏有濟遇，

誑騙之人又有了田園。

好人們太歲頭上動了土，

作孽的殺人放火也不相干。

賊子漏網，牽了驢去，

拔楸的好人受牽連。(註)偷驢的逃了，拿住拔楸的(楸子用以拴驢)。

寡慾常起虛弱病，

貪色餓鬼享大年。

多少紅粉做寡婦，

幾千義夫斷了弦。

好性翁婆娶着潑媳婦，

賢孝女攤的婆婆嚴。

飽學秀才不中舉，

市買的文章取魁元。

酒囊飯袋騎大馬，

才德出衆受熬煎。

英雄白首不得志，

老刁頭成了好漢尖。

好人做了溝中餓鬼，

輕狂子弟做高官。

奉公守法，人說不濟，

高粱子弟成了活神仙。

好善的貧窮又命短，

作惡的多福又多男。

橫強人家丁旺，

良善人家受孤單。

老天爺不扶井繩扶轆轤，

又極好凹處掘來高出添；

你不必照顧偏照顧，

該周全的不周全。

老天爺，你不管就該全不管，

爲甚麼一半清白一半慙？

到幾時尋一架萬丈高梯跑上去，

把這些根本原由問一問天。

如此越說越有越不盡，

還待要說墨池乾。

簡斷截說少爲妙，

傳於後世翻傳看。

世人參透這些話，

二十一史可得讀全。

編成鼓詞稍舒吾意。

就是鐵石心腸也悲酸。



## 東郭外傳

名疆利鎖幾時休？

自惹鶯塵載滿頭。

潁水箕山表峻節，

秦關赤壁盡阿邱。

龍門漫耀皇家寵，

驥尾嫌留丐子羞。

最是不堪回首處，

閨中相對淚痕流。

這一首詩，單說人生在世，第一要個品行，立個氣節。若是品行好，氣節好，

就是一個布衣，可以服的鄉評，對的朋友；若是不論品行，不顧氣節，一味枉道求合，總就是博得高堂廣廈，衣紫腰金，也當不住那脊梁上着人指的千窟窿，萬眼子。

你看那孔聖人，九州相君，志切安懷，他豈是肯坐老林下的？王孫賈勸他媚寵，他便引那「天」來壓服他；彌子瑕待送個衛卿，便拿這「命」來辭却他。雖然是「美玉思沽」，却一輩子出處不苟。這麼，纔是十分出色的人物，做得萬古千秋師表。

都像那混帳鬼們，執鞭罔惜，吮疽不辭，說諸侯把腿都跑細了——那俱是些討米才們，查牌甲的手段——兩肩荷一口，鬪徧了萬戶千門；隻棍護單瓢，招惹的人嫌狗咬。求不來，空腸餓肚，胸膛上乾打些半頭磚；求得來，弄欺裝腔，也不過是門戶上唱了幾個蓮花落。在他說，「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自旁人看來，究竟完了人品。

所以那宴平仲家那個使車的擁夫，張華蓋，策駟馬，何嘗不意氣揚揚？當不住

回家時，着他老婆子誚撇個不亦樂乎。

你看這婦人們還有些氣節。難道是男子漢獨不論品行？

想到這裏，因取孟子一章，編成幾句鼓兒詞，權作一篇講義。

話說，戰國時有個孟子，方行矩步，道貌巖巖。論他的一生挾持，不外「仁義」二字，考他的終身師法，惟在孔子一人，也就算是春秋以後有一無二的人物了。

誰想他遊徧齊，梁，滕，魯，終歎「用我其誰？」

他的遭際，也與孔子無異。只因那一時王，侯，君，公，喜的是逢迎人，惡的是道學客，所以讒諂面諛之子職列朝班，抱道自重之人淪落草莽，令人好傷歎的緊！

果然是自古英雄命運艱，

你看那孔孟如同一脈傳。

這孟子周遊列國難逢主，

只落的數過時可光怨天；

心懸着反掌一舉安天下，

(註)懸——今用畎。

爭奈是戰國民命該倒懸。

梁惠王家爺祇都不能用 (註)，祇——今用倆。讀 Lja。

說甚麼好色好貨老齊宣！

不受祿的客卿難留駕，

空給那說嘴的淳于做了話端。

滕國裡說的井田纔合悞， (註)悞——今用局。合悞——即合適意。

那不拉犁的許行又來亂杆。

(註)亂杆——搗亂。

實指望樂正一薦魚得水，

却被那可殺的臧倉打了醋罈。

都只爲時王「好臣其所教」，

因此，曳裾侯門之輩得爭先；

到處裡秉政當軸無君子，

他那些卑禮厚幣都是枉然。

便宜煞狗頭狗臉衍儀輩，

苦煞那說仁說義大聖賢；

逐日裡列國雲遊不得志，

想必他命裡只擔得個驛馬官。

右一段藉孟子身上，總冒全題，理實氣虛，高踞題頭。

\*

\*

\*

話說，這世運到了戰國，人心不古，直道難容，到是有氣節的吃虧，無品行的討便宜。那一些遊人說士，不是朝秦暮楚，即是暮楚朝秦。惟見祿位可慕，不顧品

行若何；只覺權勢可欣，那管氣節奚似？

其間搖尾乞憐的光景，奴顏婢膝的醜態，真正難述踪跡，罄竹莫盡。

且說個樣子給列位聽聽：齊國有一人，姓氏不著，里居不傳，大約住的還是自己的房子，也曾有幾畝薄田，只是不務本業，專意遊手好閒，今日典一畝，明日賣一段，踢弄的也就輕快了。

論他的「八字」，雖是四柱未必合局，却幸有雙妻前來壓命，且是有很旺的一層食神。

在家中，一大一小，共守着個貪賤良人；出門去，有酒有肉，竟饒偏了富貴長者。巴不着他的底板，看來何嘗不是堂堂人物？查出他的實札子來，纔是喪盡品行，丟盡人間之大醜也！

（註）巴——查。底板——根子。實札子亦是根子。

這是誰家搗鬼一兒娃？

好他那喪德敗行的小達達！(註)達達——爸爸。好他那——是辱罵含着二種感嘆的意思，似「他多麼」的意思。逐日裏東蹣西逛瞎胡混，(註)——蹣——胡遊。

這樣人，守甚麼田園，看甚麼家！

見了酒要吃一個稀爛醉；

見了肉恨不能拿來大口扒。(註)大口扒——大口吃，粗野之形容。

只爲這好吃好哈饞狗嘴，(註)哈——今用喝。

積作的人臉前頭去叫爹媽。

他上那大庭廣衆丟下醜，

還來這炕頭以上順口誇。

不着那齊婦偷把良人看，

他還要整輩子撒謊把撐拉。(註)把撐拉——說大話

右一段，安放「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句，虛虛籠罩全節。

話說，這齊人逐日浪遊，乞食爲活計，要飯作生涯，就成了個埋胎物件了。常言道，「人有慾，則無剛」；他既在門外丟醜，到家裏就應該怕老婆子。（註）埋胎物件——沒用的東西。

不消說，一進門，這個吵，那個鬧：「賊殺的！斫頭的！討米才！下賤鬼！喪盡品行，丟盡臉面！是個甚麼東西！倒不如死在外頭，釘在外頭！省得來家辱沒人！拖過來，摔過去，那有一句好氣給他哩？」

殊不知這齊婦沒有耳報神，那齊人就有極好的眼障法。喪行敗德，瞞不得局外閒人；搗鬼弄神，却哄得閨中少婦。

那一日，吃的飽撐撐的，醉醺醺的，從外面昂然而來，進門就一屁股墩着炕沿上，厲聲叫道——

『看茶來！』

孟子說的，「城門之軌」，原是平日壓就的轍了。

齊婦聽說；不敢怠慢，一面吩咐烹茶，自己在房裏伺候着。

不多時，小婆子看茶已到。齊人吃了。小婆子接過茶出去，他兩口子就唧唧起話來了。

齊婦開口叫——

叫聲孩子達，

逢着出門去，

醉飽纔回家，

我且問道你，

都是合誰家？

待說是鄰里鄉黨閒請酒，

不過是一半回裏話桑麻。

像你這天天有酒天天醉，

我且問「肆筵設席」在誰家？

反正是你這幾個窮朋友，

不住的常去打攪做甚麼？

倘若是一遞一口鹽啃癢，

你就該一往一來把鋸拉。

總就是男兒慷慨恁不論，

我過日見了他媳婦也好道他。

右一段，證「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

話說齊婦這一問，自旁人看來，真正是「晴天打了個霹靂」，嚇也嚇死人，這可就|把齊人問個閉氣噠。

誰想「教師的兒子拳脚多」他知腓底下不乾淨，早就犯了准備了。這一問，正撞着他的熟題，不用躊躇，應聲答曰：

『你是問我那朋友麼？你不問我那朋友，便罷，若是問我那朋友，你且一旁站了，聽我道來——』

這齊人未曾開口笑呵呵，

叫了一聲娘子一旁細聽着：

倘若是盡像我等窮朋友，

他怎能天天有酒蒸饅饅？

看着我帽破衣殘樣不濟，

人物隊裡却少不了我。

我交徧王孫貴公子，

咳！你沒到西天，那裡見佛？

頭一個右師王驪齊國相——我合他是自小的相與，

俺兩個朝暮同窗上過學。

他如今食祿萬鍾得了地，

見了俺，款待之間誼不薄；

吃他些龍肝鳳髓天鵝肉，

吃他些熊掌猴頭並燕窩，

飲他些金波玉液高陽酒，

哈他些六安武彝共松蘿。

酒席間說待薦俺把官做——我把手一擺，說道，「快休！」

這散淡神仙受不的束縛。

他見俺落落高風氣節好，

分外的加意殷勤禮貌多。

有一個齊國儲子來請我，

著的人跨着馬子牽着騾。

還有個淳于棼馬酒量好，

到他家，俺論斗論石犯比駁。  
(註)比駁——比較。

他媳婦雖然金枝玉葉女，  
大方着的哩！

出來進去全不避我。  
可笑，人眼皮太薄——一個駙馬，一個丞相，都來請我。那請的，可就不計其數了。

莊暴見了往家讓；

沈同見了往家拖；

陳賈請我去把王慚來解；

孔距心也來找我去犯騰挪，  
(註)犯騰挪——出主意。凡有事到束手無策時，  
常找人出主意，研究辦法。  
蝼蛄請我去吃螃蟹，

我嫌他那告老的鄉宦不顯豁。  
(註)顯豁——顯達。

匡章愛我把交來拜；

又搭上極有才的盆成括；  
(註)搭——添上。

時子聽說來上湊；

景丑說添上渠也不多——

俺五人就把年庚論——他們都年少着的嘍！

又數着不才占了個老大哥。

那一日五朝門上閒喇喇，  
(註)喇喇——閒談。

忽聽的公行子的母親見了閻羅。

俺一千人等去吊孝，

回來時饒了胡訖的羊肉陳戴的鶩，

這城裏無論那家鄉紳把客請，

不着俺去就嫌寂寞。

打夥子悶倦極了就要外耍，

他們家挑着擔子提着盒，

我原來崑腔曲子極着板，

時常裡把酒臨風高聲歌。

可惜我沒有乜些松腮跑，（註）乜——那。松——傻，或賤，不值什麼均可。此處讀 *Sung* 原音爲鍾。

那一天帖子不接一大羅！

這齊人滿天蓋地說大話，

把他那婆子喜的似瘋魔。

右一段，證則盡富貴也。『捱拾孟子，歷叙富貴，妙無堆積之病。』

話說，齊人早知有這題目，就從八十年上打下了一個蕓子，做的有枝有葉，念的滾瓜流油；臨時不構思，一揮就是一篇一氣呵成的文章。

這婦人們是極好哄的，聽了這話，把個齊婦喜的是心花俱開，說道：

『好，你竟有這樣朋友！人生在世，不過是個虛臉，家裡的好歹，誰家見來？——屬驢屎彈子的全憑外面光，咱家裏雖然是沒有甚麼哩，那衆位老爺們全憑俱合你相與，別人誰還不奉承呢？可知人不在富貴，全在創！創出漢子來，就是漢

子！」

齊人說：『自然麼！這富貴人家的酒食，豈是容易給人吃的！全在有點長處，弄到他那拐窩裡，纔中用。我不才，行動欸段段的，言語文番番的，這就是創百家門子，抓鰲鉤子呢，所以這城裡的鄉宦打上鰲來的合咱相與，一見面，高拱手，短作揖，你兄我弟，實在大弄天下之臉！那些黎民小戶，也有大些老穀搬的，究竟是狗啃骨頭——乾咽沫，如何上的堆呢？』

（註）欸段段——文雅貌。文番番——嫻雅貌。上的堆——入夥。拐窩——心眼，合意的

意思。「創百家門子——到人家家裡玩，很隨便的，沒有什麼事情」，抓鰲鉤子——

言那樣叫人喜歡的樣子，如鉤子抓鰲，非常穩當。」打上鰲來——是指魚能在水

面上浮跳，言人有個拿手的才行，老穀搬的——是很詭諛的，

這些話，說的個齊婦眉歡眼笑，如意奉承，點上燈，鋪上炕，疊下臥單，先擁撮良人睡覺，自己心裡喜的無可無不可的。忽轉一念，又犯了攢了，

說道——

『不像，常言道，鮎魚找鮎魚，鱖魚找鱖魚，三個錢的不合，兩個錢的拱手，兩個錢的不合三個錢的作揖。像我良人這個樣子，那富貴人家誰還合他相與？這話恐不知真假；越想越疑，越想越惑，待說是不信，他說的鑿鑿可據，待說是信，又覺着有天無日頭的。生個甚麼方法，巴巴他的底板，抽抽他的實根？』（註）巴巴——查查。

想了多會，別無妙法，就是到明日時節，悄悄的跟出去看看。祇怕皮狐子見了張天師——就拘出他那原形來了。

拿定這個主意，遂出了臥房，來到房裏，找着他小婆子，低聲叫道——

『恁姨呀！你來，我合你說點甚麼。』

其妻告其妾，

說點事你聽——

說起咱良人，

是個窮漢精；

逢着出門去，

回來醉醺醺，

不知誰家飯，

吃的飽撐撐。

待說買着吃，

那有乜些銅？

(註)乜——那。銅——錢。

方纔我問他，

他便大話烹。(註)烹——唬。

他說是共酒共飯的無有貧窮，

盡都是官宦人家富貴公。

有幾個時時道道居高位，

有幾個興興騰騰一品卿。

他那裏一鋪一蓋說官宦，

到教我猝然之間記不清。

大要是又富又貴好朋友，

說起來那有相與一白丁。

都說是富貴人家眼睜大，

是怎麼侍咱良人情不輕？

待說是富而無驕貧忘勢，

他爲何全然不到咱家中？

雖然是柴門難容車馬駟，

既知己那裡還論富合窮？

這其間，不知真來不知假，

祇怕強人殺的瞎拉攢。

我有心偷出閨門看一看，賊科子。

這枕底休要給他撒了風！（註）撒——透。

右一段，「證」其肯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鬻良人之所之也。」

話說，這齊婦對着他小婆子述了一遍，又說道——

『咱良人說的那話，打的天鼓響，隔着合齊王作揖，也就不遠了。我這心裡，究竟不信。常言道，「眼見是實，耳聽是虛。」必定得跟出去看一看，方纔尉貼。』

（註）尉——慰。

小婆子說道：『姐姐的主意不錯，正該這等。夜已深了，你先睡覺罷。看待的時節多了，明日早起不來。』

齊婦正果的轉回睡房，收拾去睡，看了看他良人，滔滔的睡着了。

你說這良人爲何睡的這樣快呢？只爲在他婆子近前撒了一天二地的謊，拉了三江五海的撐，兩手把下巴骨撮着，才沒謊吊了。

起初還怕他老婆犯疑忌，見他老婆歡天喜地，分外奉承，這人口雖不言，心中暗疑，說道——

『這篇文章做着了。着明日還有點嘴吃。回來時節，他若再問，「今日在誰家吃酒來呢？」并不用節外生枝，只就這篇文章摘出幾句，湊成一套，就哄的迷流喇的。還有何難？』（註）迷流喇——快活心境。

不覺的安心樂意，竟自睡去了。

這齊婦可是有心事的人，反來復去，全睡不着，轂轆多時，不覺的眼皮也就發起澁來了。（註）轂轆——輾轉。

這齊婦兩眼發澁身懶翻，

不覺的心神恍惚入夢間：

起初在坑上正把棉花紡，

忽聽的沸騰鬧聲門外喧；

只見那鄰舍大嫂來報信——說道，「你還紡棉花哩，恁嬌！」

他叔叔今日做了個好大官。

快把乜棉花車子拾掇了，

(註)拾掇——收拾

休等着報子進來看見。

這齊婦下的坑來往外跑，

果然是轎馬人夫滿門前。

有幾個長隨過來把頭叩，

尊了聲太太喜事大如天；

小的們在衙領了老爺令，

差俺來迎接太太去享自然。

旁邊裏轉過兩個小使女，

論年紀大約僅有十二三

這一個轉盤捧的是奉誥，

那一個兩手又把袍帶端。

這齊婦自上而下細打量——

果然是好衣裳哩！

一霎時札裹起來賽天仙。

（註）札裹——打扮

打扮得停停當當就上轎，

那轎夫把腰一躬齊上肩；

頭前裡一對皂隸呵着道，

無數的執事人等列兩邊。

這齊婦心滿意足把官娘子做，那鷄畜上不知趣的極了，

他在那窗臺以上儘叫喚。

這齊婦翻了翻身子拭了拭眼，看了看，

還合他良人蓋着一床破被單。

右一段，詮「蚤起」。用烘雲托月之法，正如海市蜃樓，無限奇景。

話說，這齊婦正在那裏做夢，被這更鷄叫醒了，摸了摸，還合他良人在那冷坑上睡覺，心裏就一陣冷，捻了捻自己的耳朵垂，暗說道——

『有這樣福分沒有？就做這樣好夢！也許良人後來還有點子好處，俺姊妹們還沾了他的恩。』

想到這裡，那心又熱忽起來了；一轂輓臥起，梳了梳頭，纏了纏脚，收拾的停停當當，等他良人舉動。（註）臥——今用爬。

誰想這良人不醒，又不好叫他，就坐在坑頭上儘等。等了多時，那天也就東發亮了。只聽的他良人顧擁了顧擁，打了個哈歇，便問道——（註）顧擁——微動。哈歇——呵欠。

『小娘子，你爲何起來的這樣早呢？』

這齊婦早伺候下話答應他，就說道——

『你逐日在外頭，呼朋喚友，你兄我弟，是沒有工夫料理家務的。常言道，「好吃懶做，到底不富。」難道常該這樣不成？我早起來，合他姨把竭點子營生，那見的這好處就不該咱呢？』（註）把竭——努力工作，營生——東西。

齊人說：『不錯，有我在外撐持，您姊妹隨在家裏又勤儉，咱這日子可就一天寬容其一天，一年富盛其一年，纔算一家全環人家。』（註）全環——完全

一行說着，起的身來，披上衣服，連懷也疊不的扣，撒開大步，佯常而去。

（註）行——讀杭。佯常——今用揚長。

他婆子下的坑來，悄沒聲的，也就接踵後塵，跟將出去了。

說起這齊婦，

一心看良人。

漢子頭裡走，

他就隨後跟——

一步跟一步，

接踵出大門。

這一個毛頭毛腦大步走，  
(註)毛頭毛腦——慌忙狀。

那一個閉閉藏藏手捧心。  
(註)手捧心——小心狀。

這一個怕去晚了趕不上，

那一個怕走慢了看不親。

這一個久纏疆場花子棍，

那一個初出茅廬僧佳人。

論起來他兩口子走的一條路，

但只是一人揣着一個心。  
(註)揣——懷。

這齊婦雖則疑他良人假，

那心裏瞋着也有八分真；  
(註)瞋——睚。

尋思着此去遇着好友，

說不着兩手相挽意殷勤——

一就是低作揖來高拱手，

談一回往來論一回今。

若果然富貴人前弄體面，

敢自的那個滋味也喜人。  
(註)敢自的——自然是。

這齊婦滿懷痴想得意，

不料想丟的醜來纔難見鄉親。

此一去，東郭墻間撲舊路，（註）撲一向。

他婆子就抽出他的腳後跟。（註）腳後跟——真情。

右一段：詮「歪起」，並「施從良人之所之也」。

話說，這齊人在前，齊婦在後，待隔的近了，恐怕他良人看見，待隔的遠了，又怕糊迷了，就是藏頭藏影，不即不離。

不多時，來到大街上，看了看，城郭參差，宮室壯麗。兩邊廂珍寶雜陳，常中裡衣冠輻輳，好不齊整的緊！

這齊婦舉目抬頭使眼撇，（註）撇——望。

看了看十字街上好繁華——

東邊舖子是賣古董，

西邊的舖子擺列着羅紗；

一溜裡就是那三元館，  
(註)一溜——一邊。

共擺着燒鷄燒鴨并燒鴨。

那邊廂酒樓茶舖無其數，

裡邊的人兒往來鬧嚷嚷。

見幾個棧題數尺高門戶，

見幾個牆高數仞貴顯衙。

你今日酒肉筵席在何處？

打發我早些看看好回家。

(註)打發——吩咐。

暗叫了聲「良人那，良人！」

到家中從頭至尾說一遍，

纔喜歡煞我來自在煞他。

(註)自在——快活。

這齊婦偷心在懷胡思想，

誰知道眼前就閃了個嘴孤達。

(註)嘴孤達——敗興。

右一段，詮「徧國中無與立談者」。

話說，這齊婦跟着他良人來到十字街前，見了些樓閣廳堂，實在有些官宦人家，不覺的喜上心頭，暗說道——

『良人到此一定有來讓的，有來請的；這個拖，那個拉。我看你待上誰家去的是？』

誰想那穿袍的，戴帽的，這一個見了他也不言，那一個見了他也不語。又有幾個坐在那上馬石上說閒話的，見了他良人，連身也不欠。自西而東，走徧國中，竟

無一人合他良人說話！

齊婦看到這裏，也就恍惚起來了。

這齊人走遍國中無答言，

他婆子看的心裏不耐煩。

你說是相與之人盡富貴，

是怎麼連個白丁不理咱？

莫不是狗仗人勢眼睜大，

因此上人不敢來共言。  
「良人那，良人！」

你想想，富貴人家怎能敬你！

最不該大模大樣瞎弄炫！

（註）弄炫——誇張。

到晚來筵罷席終歸家去，

我一定破說破說盡忠言——

我就說朋友那論貧合富？

你不該自尊自大敢欺天！

總就是天生就的傀儡樣，（註）傀儡——不體面。

或者是我說着是他也釋然。

做一個謙謙君子出門戶，

說甚麼大人欽敬小人嫌，

這齊婦一行尋思一行走，

不覺的展眼之時來到東關。

右一段，證「無與立談者。」

不表這齊婦後跟躊躇。單道那齊人，夾納着懷，擎擎着腰，頭也不抬，脚打着

腕錘，一直出了東門。

(註) 夾納——用臂夾着衫子。  
腕錘——屁股。

這齊婦，待說是回去，來做甚麼來呢？待說是跟着他，跟到何處是個了手？尋思了一回，說道——

『罷呀！既到寶山，那有空回之理！捨上這條破性命，跟着他就是了。』

說起這齊婦，

也算放的潑——

(註) 潑——野，不顧一切。

出了自己門，

不會歇歇腳；

也嫌兩腿疼，

口裏不敢說，

一路跟了來，

直指出東郭。

齊婦說，『這就出了奇了！』

這城裡，鄉紳沒的是，（註）沒的是——無處不是；即很多意。

你來這東門外頭做甚麼？

待說今日出弔東郭氏，

是怎麼夜來晚上沒題着？

（註）夜來——昨夜

總就是有約特來成嘉會，

也該有知己的人兒合夥着！

全不見良人朋友在何處，

只見他捫耳擅蹄不住腳。

（註）捫耳擅蹄——不擺架子，一直跑。

這齊婦心裡慌惚疑不定，

猛看見黑松林裏一抬大食盒。

宕一段，說，「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

話說，齊婦跟定良人，出了東郭，看了看，正東一帶松林裡邊一抬大食盒，

齊婦說——

『哦，是了。今日是「一百五日」，家家墳上添土。良人哪，良人！你也有祖宗，也有三代，全不見你燒張紙，添楸土！那祭祀的大節丟在耳根子後頭！你就交盡富貴，也是個忘本之人！你今日見景生情，能不自愧！這且不在話下。只是，你說朋友長，朋友短，却是徧國中竟無一人合你說句話。這不是又出了東郭噠。霜打的秦椒，還有甚麼大辣氣呢？』

定心一想，又說道：『有了！或者那上墳的就是良人那好朋友，今日要往誰家吃酒，約定這裡入齊，也是有的。看我良人作何舉動，便見分曉。』

這齊人一見喜的賽瘋魔，

來了那五臟廟裡救命佛；

喜的他目不轉睛往那驢，

(註)驢——今用馱。

那口裏瀉涎流出兩拖羅；

(註)拖羅——不整齊的長條物之形容。

拾了塊石灰，抹了個黎瓜臉，

頭頂裏插上茅蓊一大窩。

(註)化裝乞丐。

只見他逗逗着肩膀往前湊，

(註)逗逗——向前內方湊。

到近前，咕咚就是一胳膊；

(註)胳膊——膝蓋

拍打着手掌當鼓板，

時興的曲子順口歌——

頭一個唱的放四姐，

一段又幫上個蓮花落，

隨後又改了寄生草，

雜腔小調唱了許多。

唱罷又把頭來叩，

叫了聲大爺大叔看顧我；

使的我口又乾來舌又濕，

給我盅酒兒解解渴。

那些人看不上他，也下賤樣，

賞給他一盅黃酒，饑饉。

這齊人滿口頓腮儘着噁

(註) 噁——咽

好不待氣煞他那俊俏婆！

右一段，詮「乞其餘」

話說，這齊人要飯吃，那裡要不得？單單的歷國中，出東郭，竟照墻間而來，

是甚麼緣故呢？一來是，在近處怕他婆子知道。二來是，這一日清明佳節已近，家上墳拜墓；那東門外頭許多牛眠龍繞的吉地，那富貴人家的塋田多半在這裡，今日都來上墳。他指着這個巧頭，所以他一路子也不肯耽擱工夫，竟照此地而來。

恰有許多上墳的，就纏魔頭，緒魔尾，儘要人家給他點子東西，他就把抓口吃的吃了。還嫌不夠，又抬頭回顧，看了看，路東些又有一家上墳的，這齊人又照那裡去了。把他婆子肚皮好不待氣破，雖則不敢揚聲，暗叫了聲——

（註）纏魔頭

『老天，可殺我了！』

這齊婦一陣心酸淚交流，

罵了聲丟醜老貨不害羞！

你一生家常營生全不做，

逐日裏拋棄家業在外頭！

尋思着人臉前頭還害羞，

誰想你竟是無恥賊徒囚！

看你乜求娘告爺下賤樣，

就是會窩落以後來謊謊！

（註）窩落——家庭範圍以內。

最可恨，我來看的主意錯——

弄的是進退兩難不自由。

這一天羞愧待往那裏洗？

到不如尋個無常萬事休。

（註）無常——設法自盡之意。

拭了拭眼淚又把良人看——

哎喲！他那羞慚呀！

還在那墳根底下啃骨頭！

右一段·陰「不足又顯而之他」。

話說，齊婦跟出來的意思，實瞧着他良人是人物，看看回去，對着他小婆子說說，做個合家歡樂。那裡尋思到這個光景？真正是又羞又恨又氣又惱。這還過的來？咬了咬牙，跺了跺腳，說道——

『罷，不如尋個「無常」，到省的這樣——人那心裏油煎火燎的！』

看了看，人來人往的，全無僻靜去處，看來這死也是不好尋的。常言道，「人走百步不跳井」。那氣頭子上，恨不能一霎時就死了利亮。打一個遲局，就掛牽起這個來，搗量起那個來，千頭萬緒，牽着腸子，連着肝花。這弔怎麼上？那礮子待怎麼吃？（註）利亮——乾脆。遲局——遲疑。

所以這齊婦躊躇了一回，無計奈何，說道——

『別——主意都不中用，到底是回家爲正理。』

這齊婦無計奈何轉回還，

撲着大路就是一溜煙，

過了些大街共小巷，

走了些拐角轉了些灣。

出來時興興騰騰心歡喜，

這一霎懨懨經經不耐煩；

只覺着滿臉發熱似火燎，

又搭上胸膛酸痛似油煎；

(註) 又搭上——又添上。

兩邊的景致無心看，

恨不能一步跑到自己家鑾。

且不言齊婦歸路淒涼苦，

急回來再把他小婆子說一番。

(註) 把——作同用。

右一段，詮「其妻歸」。

這齊婦一路無言，那如酸如迷的光景不必細說。單說他小婆子在家裏，做中了飯，把眼把眼的等候消息，又等不將來，就自己心裏犯尋思說道——

（註）中——終

，已妥之意。把眼——等候之狀。

『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沒的是無鹽娘娘連他也請進宮去了？可是糊迷了呢？』（註）沒的是——莫非是。

正在那裡犯思量，只見他大婆子氣噹噹的，淚撒撒的，一步闖進門來，說道，——

『您姨——嚇！可了不得了！』

齊婦把門進，

氣的面焦黃，

未曾張開口，

先流淚兩行；

提起良人事，

令人好痛腸。

實指望嫁個漢子有倚靠，

誰想他做的事兒太不良。

俺脚跟脚的幫附着走，

(註)幫附——依附。

縮頭縮尾看行藏。

溝城裡沒人合他說句話，我還給他原成着哩。(註)原成——解釋。

只說是弄款人兒好裝腔。

(註)弄款——擺架

俺從西門裡頭跟到東門外，

又到了東關東頭墓野場；

見了些王孫公子把墳上，

他那裡抬着食盒共豬羊——

擺上筵席把頭叩，

管家小廝列兩旁。

咱良人照着那裏跑了去，

我只說先前約那廂。

誰知膊脰蓋朝前就下了跪。

(註)膊脰蓋——膝蓋

說不盡低三下四醜行藏。

(註)低三下四——卑賤狀。

那一時全無一點人模樣，

他就是坑頭以上來裝王。

你不信，趁着這雲去看一看——

未必不還在那裏叫爺娘。

這齊婦說罷良人前後事，

他二人雙眼落下淚四行。

右一段，詮其妻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

話說，齊婦把良人行徑述了一遍，不由的放聲大哭。起初，他小婆子見他姐姐從外來，面帶憂色，尋思着，大半是路上遇着雜毛行子，被他欺負了一場；不就沒弄嚴實，着他良人看見，打了一頓，躡回來了。（註）雜毛行子——壞人。嚴實——嚴密。躡——逐。

不想，說來說去，纔知道他良人真是個討米才。真正是心如刀攪，淚流滿腮；兩個手拉手就哭起來了，就罵起來了。

他二人共坐房中傷懷，

不由的鼻渾瀉瀉哭起來——

想必那一輩子裡傷了天理——

積作的今生攤着要飯才！

昨夜晚這般叨的話，

今日如此如此弄醜態！

這個說，這樣漢子辱沒了我！

那個說，狗娘養的再休來！

這個說，不如你死了，俺守清寡！

那個說，他死了，我也就許下吃長齋！

這一個哭的鼻亭長其嘴！

那一個淚珠流來滿面腮。

他兩個房中號啕且不表，

再講那辱門敗祖的討飯才。

右一段，詮「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話說，他姊妹二人，手拉手，頭對頭，越罵越上氣，越哭越痛傷，拉着長聲，拉着倒鉤，在房中儘哭，暫且不題。

但說這齊人，原不防備着他婆子這一着——吃了豆，趴着穀料種——還裝娘的無事了。（註）趴着——伏在。

在壩間要吃，酒其醉而飯其飽，拉不拉，撒不撒的，到東城牆根底下，把頭上的茅蓊揪下來；來那護城河裡洗了洗臉；上到那高孤墩上迎着風，厥着懷，摸攏着肚子，涼快了一回，說道——

『今日工課完了，向後就是該上我妻妾近前弄體面的時節。還不回家，等待何時？』

起的身來，三大步，兩小步，轉彎抹角，到了自己門首，比做鬼門關外邊那個態骨——是朝賀不的子孫娘娘的。

一進門，就收拾了新包裹，掉還了百把戲。這齊人也是演就了弓馬，把那肩膀這麼一晃，把下巴骨上那兩根金絲鬚子這麼一旋，儼然就是一位財積萬貫的老財主，位列三台的老大人，從外邊一步三搖的就闖進來了。

這齊人不知當場露醜行，

還要上他婆子手裡來拉攏。

只見他進來大喘粗氣，

便說道，我今回家，你們怎不迎？

淨面水端來給我洗洗臉，

解渴湯斟來給我迎迎風。

這齊人倒背着手兒弄他那自在款，

看了看他臥婆子哭的眼通紅。

齊人說，您們哭的甚麼事？莫非有人欺負你們？

是何人膽大來到咱家中！

現放着這頂天立地男子漢，

那一個敢大膽自勢來行兇！

是個那來咱家裏欺負了您？

對着我一五一十說實情。

我上那侯王手裏遞張紙，

一霎時丟了他的命殘生。

光棍，你們瞎了眼了！

你作踐別人還小可，

最不該太歲頭上來點燈！

惱一惱，不用滾水就屠把你，

那時節，只怕你合家大小沒了救星。

這齊人摩挲拭掌說大話，

祇婆子聽着只當耳旁風。 那藥不靈了！

他這裡咽口唾沫住了嘴，

纔知道他婆子罵的他也搗鬼精。

這一霎毫毛當不的映身草，

可罷了火燄山前孫悟空。

無奈何，把頭一低纔閉了氣，

任憑他婆子罵着推耳聾。  
(註)推——裝

想一想，富貴人家今何在？

是怎麼不多一時完了英雄。

這就是良人前後一樁事，

說起來叫人笑的肚子疼。

右一段，詮「而良人宋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列位看官，休當這回書到這裡就是個住手，還有一段絕好的議論在後邊。這文章的作法有了結局，那聖賢的主意纔出來了下落。

且請少坐，待在下備道其詳。常言道，「即小可以見大，舉一可以例餘」。這齊人是做的甚麼事，拉的甚麼撐？起初是怎麼光景，次後來是怎麼敗興？那個不笑話他，那個不厭惡他？

天下那品行全無，氣節盡喪，不齊人而齊人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只是不曾撒泡尿照照自己的那宗模樣，却說嘴弄舌，嗤張三，謔李四；當不住那醒眼從旁一觀，纔知笑人者不免爲人所笑，千樣鬼態，萬般惡狀，無不呈露。

孟子遊偏列國，參透人情，見了這樁事，不覺的咨嗟歎息，說道——

『咳！看了看這齊人，也是富貴利達的影子了。』

滿口裡歎歎歎世情，

看了看天下滔滔盡喪行——

見幾個轟轟烈烈多威武，

見幾個巍巍赫赫勢崇崇，

見幾個嬌妻美妾房中滿，

見幾個無忌無憚瞎崢嶸。

他覺着一時邀得君王寵，

就算是驚天動地大英雄。

想一想到由來進身路，

幸虧了他那婆子沒去聽聽風。

倘若不是偷出閨門看一看，

只怕是都哭的淚濕衣衫血染紅。

雖則是坐轎騎馬裝人物，

究竟是討米才的骨頭輕。

看了這裡，令人那一附應世的勢場就冷淡了。

說甚麼穿細着緞衣服美，

說甚麼呼奴使婢家業豐，

說甚麼執印掌權官聲顯，

說甚麼今陞明調命運通。

可笑那作法的商鞅虧了景監，

哈尿的范雎坐了關中，

將死的張儀誇他那舌尚在，

紫籐條的蘇秦又把相封。

那一時位高多金弄大欸，

嚇的他沒見嘎的老婆害頭疼。  
(註) 嘎——甚麼。

看起來狐假虎威總是妄，

盡都是狗仗人勢瞎充應。

這驕妻傲妾是誰的傳手？

都該拜齊人是他親祖宗。

右一段，總詮末節，以完孟子歷序齊人之義。



## 逃學傳

文章相沿幾千秋，

令人一見皺眉頭。

世界萬般皆上品，

惟有讀書是下流。

小生姓夏，名才，字喬木，別號幽谷主人，祖貫牛蹄村人也。祖上莊農爲業，從來不知讀書。爹娘見我有些人氣，長到八九歲時也說出話來了，就動了個妄想的念頭，覓了一個先生，將我送在學裡，攻用讀書，指望後日登科及第，更改寒門。咳！你老人家好不自揣！豈不知將相有種，說甚麼白屋公卿！

（唱）賦性粗俗，祖上相傳不讀書，

忽爾異前轍，妄想登科第。

誰知俺時運低，終朝常受師傅氣。

正青春不自如，晚睡早起，

眼看一本書，手拿一管筆。

真正是死囚牢，只當做生活計。

(白) 老爹娘把一個嬌生慣養的孩兒——叫你老人家呵——

(唱) 輕輕斷送在牢獄裡！

(白) 幸而往年覓的俱是頭頂絕好的師傅：念書寫字不好也是好；講書作文，不會也是會；將所作的文字多多加上些圈圈點點，逢人誇獎，說我是大成之器，日後有發解發魁之望。

那還罷了。誰想，我今年小運不濟，覓了一個最不在行的師傅：他自上學以來，執笏掌板，拿腔作勢，坐在一把椅子上動也不動，恰如泥塑的相似，釘子鉗住一般。你說厭氣不厭氣？每日講書作文，全不放我遊走遊走，比坐牢的更甚一遭。真

正好苦也！

(註) 厭氣——討厭。

(唱) 負屈含冤，不犯王法常坐監：

終朝每日把書念，

坐的屁股爛。  
(註) 屁股——屁股。

惱恨古聖賢，

無端造謠言，

你說短短一句話，叫俺長長作一篇，

思量起，實可憐，

嘔出心肝無半點。

(白) 我想，一個題不過三五字，多者十數字；一篇文章到有七八百字。你

想，這個題就是一個母子，一時也窩不出許多文字來。

(唱) 作文好難，

惱恨師傅太無端，

出的題目短，

叫俺長長作一篇。

好叫俺「仰彌高」「鑽彌堅」，

又不知是「在後」與「在前」。

真是無梯上天，

超海挾山，

火裏生蓮，

從來罕見。

這等畫蛇添足委實難。

(白) 那個可厭的師傅又有許多議論。

(唱) 他說作文要像題發言，

(註) 像——看。作向亦可。

聖賢口吻勿紊亂！

起承轉合，來脉一線；

連上侵下，切忌勿犯；

句讀兒新鮮，章法兒貫串，

有續無斷，起落自然，

虛實變換，波瀾滔天。

這纔是先輩風範，作文手段。

（白）他說的這一些話，其實我一字也不曉的。

（唱）盡都是些南蠻鴉舌一派的苗獠鄉談，

燕語呢喃，

那曉得一星半點！

休說小子在幼間學疏才淺；

就是那老宿儒，好手段，

學富五車，讀書萬卷，

他也無處搜尋，無處招管。

(白) 我還記的上兩次作文批的批語云——

『出乎八大家之外』，『有高山擂鼓之音。』

看起來這個光景，定然是說我這文字句調响亮，似這等批語，輕易也就難得。又一次，作文已畢，家父忽到學中，問師傅說道——

『小兒文章如何？』

師傅拿來一看，又批云——

『此文已通六竅。』

恰好昨日是家父生辰，衆客咸集，家父便有自詡之意，說道——

『小兒文章較前大有進步。列位，可曾知道麼？我雖不通文理，聽的這兩次批語

，批的甚是妥當。」（註）諷——誇。

客有一位不在行的，姓尚名文，字是解語，是敝縣有名的秀才，聽說此言，欲求一觀。

我見那批語老到，我就沒十分吝教，料他看了必然在衆客面前誇獎我幾句。誰想，他看着文字，不覺的就笑了，及至看到批語，一發鼓掌大笑。家父遂問道——『批語如何？』

那人却是個老實頭，全不藏行，把批語逐字逐句解說——

『文章莫過於八大家，若出乎八大家之外，便不成文字。』有高山播鼓之音，此乃是「不通不通」。聖人心有七竅，已通六竅，豈不是「一竅不通」乎？』

被他這一解說，只落的一場掃興。昨日又該作文日期，師傅出了一個難題。欲待不做，又怕究責。欲待做，又想來這驢身上那有虎毛，豬嘴裡那有象牙？罷，罷，罷，只得拿出作文的架子走到學中呵！

(唱) 只得是將身倚在桌案，

牙兒咬着指尖，

腳兒把地點，

眼兒往上翻，

口裡哼唧唧，把墨研。

細細的詳參，

慢慢的周轉，

五臟六腑搜尋徧。

最可憐，使碎三毛心，六頁肺，七花肝，

那有一字並一言？

(白) 我嘗聽敝同窗說，作文像生孩子一般。自我看起來，比生孩子更難十分。那生孩子總然難爲一回，到底他那肚裡有，似這作文，搜腸刮肚，可待寫上甚

麼？

咳！真難爲人也！

（唱）不由一聲將他暴怨。

（註）暴怨——今用抱怨，

（白）我暴怨那個？

（唱）暴怨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孟，顏，曾，

河南伊川，新安晦菴，

一個個造孽無邊，

流毒不淺。

（白）好歹暴怨了一回，你說奇也不奇？一霎時，神合機湊，心靈意會，便想起無數的字眼，許多的熟套。

（唱）方信文章無定則，

不過是就題推，

胸中有幾字，任意往上堆，

憑他幾張紙，管叫一時黑。

休說八股文，那怕萬言策！

(白) 我看起來，那個光景，就是聖賢到了。我就研了研墨，膏了膏筆，刷刷的寫了許多言語，

(唱) 俺把那「然而」，「抑而」重寫幾遍，

「今夫」，「且夫」寫再三，

「若而然」，「苟其然」，「倘不然」寫過幾番，

再寫些「天地間」，「宇宙間」，「古今間」，「設若」，「果爾」，「一時間」。

(白) 呀！貪荒作文，把一些助語詞都忘了。  
(註) 貪荒——只顧。

(唱) 只得是再寫些「而已矣」，「也乎哉」，「哉而已」，

再寫些「之不可」，「可不知」，「之」，「乎」，「者」，「也」，「耳」，「哉」，「矣」。

作訖文，吃午飯，

不早不晚，

全篇只在儼然間。

一霎時，把雪白的紙兒黑了一大片。

（白）往日作文，不知受了多少督責，多少刪抹；經他一看，便云，狗屁而已。我想這一作呵——

（唱）定然是滿卷上加上些圈圈點點，

尾後邊批語兒冠冠冕冕。

俺也體體面面，

喜喜歡歡。

(白) 師傅一定說賢徒呵——

(唱) 難爲今朝構思這一番，

文章真可玩。

休說進學取案首，就是科舉也中解元。

誰知道他是老精年，

拿來一看，

就怒髮冲冠，

手指劣才罵幾番——

『真狗屁，好大膽，

怎敢胡支扯也來哄俺！』

戒尺兒撲頭蓋臉。

苦哇！險些兒結果了俺！

(白) 罷了，罷了，我也無的暴怨了。

(唱) 怨爹娘見識淺，

恨師傅工課嚴，

歎自己時運艱，

這場受的氣無端。

滿腹苦楚對誰言？

有恨難傳，

只得是仰青天兒常吁歎。

(白) 似這作文還是五日一遭。至於念書講書，常常受他督責，每日把我考較

，叫人如何躲閃？ (註) 考較——考問。

(唱) 是何人造書作字，成就了多少書籍，

至今日誣了子弟——

弄的俺不男不女，不僧不俗，

大處不成，小處不濟，

每日裏「道」也「德」也，「仁」兮「義」兮，

酸溜溜的折人牙根，臭開開的令人掩鼻。

(白) 這都是古人沒甚麼做，你一條，我一欸，說了幾句無來由的談話，就有那幫閒湊趣的替他記着，集成一處，立下个名色，這叫做甚麼書籍；每日抱着本子念，按着章兒解。你說這古人可恨不可恨！

(唱) 恨古人，自逞才學高，

終朝每日把舌饒！

一個信口膠膠，

一個任意嗷嗷，

談大論小，

有何緊要？

把一個圓圖的乾坤，生生的嚼爛了。

〔白〕這古人，那古人，任何翻天覆地，於我總不相干。

〔唱〕俺與你不相識面，有何情炤？

你在何代，俺在何朝？

眞正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古人呵！叫俺瞪着眼子看，張着嗓子嚎。

〔白〕先以正字念，到還罷了。

〔唱〕最可恨，一字兩音難分曉——

即如，「說說」，「朝朝」，「已已」，「樂樂」，「大大」，「少少」，

「亡亡」，「暴暴」

「長長」，「告告」，

「惡惡」，「好好」，

這就弄不清了。

又打上「子曰」，「詩云」，不住的打攪，

「之」，「乎」，「者」，「也」，常常勞叨，

弄的顛頭倒倒，

無倚無靠，

這也是不好，

那也是不好。

聖賢爺！你叫俺照着那個音兒念去纔是好！

（白）又打上，老師傳不住的喝廢，又是仁哩，義哩，忠哩，孝哩，文章哩，禮樂哩，三綱哩，五常哩。你說這不是替古人扯淡麼？任恁怎麼議論，誰還耐煩聽哩？

（唱）他在耳邊不住的咕咕吵吵，

絮絮叨叨，

求疵吹毛。

若有一些兒不好，

半點兒錯了，

叫俺當院裡跪着，日頭兒晒着，磚頭兒頂着，

制的俺渾身上一似火燒，

滿腹裏一似油澆，

動不動箍釘兒頭上搗，

（註）箍釘——拳之骨節，用此打頭甚疼。

戒尺兒手上敲，

打得俺兩眼珠淚拋，

滿口牙亂咬；

欲去無處去，欲逃無處逃。

想人生有幾個青春年少，

一世光陰有多少？

好容易陽世三間走一遭，

老爹娘不叫俺逍遙，

反着俺焦勞；

只怕你疼兒的心腸反做了害兒的根苗。

〔白〕把嬌兒性命叫你老人家呵——

活活葬送了！

〔白〕有了！我如今知道東西，曉的南北。若在學中囚監死了，怎得世上風流爲人！況且世間樂事儘多。我想那紗帽就像那雨點兒下來，一時也落不到我那頭上。我今但得不受師傅氣，就在溝壑做了餓殍，也是情願的。常言說道的好，「一日清閒一日仙，勝似朝中做高官，走遍天涯，手只撥了一個盤」。那塊黃土不中埋人

？你看，天色將明，無人知覺，拿定主意，走他娘的罷。

(唱) 撇下了冤家「子曰」，可惡「詩云」，  
惟有逍遙玩耍，省的徹勞精神。

背着師傅走羊腸，

消却學堂帳，

再不念文章。

從今後逃出了天羅地網。

(丑白) 夏學生逃學了！

(白) 衆位，俺與你往日無冤，素日無讎，你何苦如此？若方便我走了，就是  
我再生父母了！

(丑白) 決不放你！

(白) 你當真不放我？呀！呸！不掃自己門前雪，但管人家屋上霜！請了！



## 學究自嘲

暑往寒來春復秋，

悠悠白了少年頭。

半飢半飽清閒客，

無柰無鎖自在囚。

課少父兄嫌懶惰，

功多子弟結冤讎。

有時隨我平生願，

早把五湖泛輕舟。

(後有登斷橋曲相送)。

正月燈節過，

正月燈節過，

新歲東家來接我，

螞蟯驢駝着癩呆貨。

(註)螞蟯驢——言其小。癩呆貨——無學問之人，普通作不稱職用。

心內揣摩，

心內揣摩，

今年東主更如何？

問來人，說是也不錯。

號書上學，

號書上學，

學生前來把頭磕；

東主拱拱手，一齊讓了坐。

大家把酒哈，  
(註)哈——喝

大家把酒哈，

東主性情難揣摩，

寬與嚴，不知那着錯。

上了學以大後，  
(註)以大後——很多的時間以後。

東主全不把影湊。  
(註)把影湊——朝面。

俱是濟飯不濟人，那管先生够不夠，  
濟——以此為限度。此處以飯為限度，而  
不顧先生之飯量如何  
都說俺這東家好，誰想是塊擰筋肉。

※

※

※

二月仲春來，

二月仲春來，

先生館中好悶哉！

閒散心，欲把朋友拜。

心內徘徊，

心內徘徊，

恐怕東主說不該，

口問心，一定門而外。

大勢難猜，

大勢難猜，

誰想東主倒開懷，  
說是走走，這個也不礙。

喜氣盈腮，

喜氣盈腮，

不多一時轉回來，

有管手，怎敢久停待。

去得快，來得早，

喜歡壞了東家老。

這個師傅想是好——

輕易不肯出學門，工夫一定做不少。

明日咱就出豆腐，管這日的一個飽。

(註)日的——罵語，應作吞。出豆腐——製豆腐鄉間常自己製。

三月清明到，

三月清明到，

先生館中暗計較，

黃邊錢，想得兩三吊。

心樂陶陶，

心樂陶陶，

打算糴米又治燒，

早叮嚀，務必都湊到。

神思徒勞，

神思徒勞，

海底明月實難撈，

顧體面，恁好開口要！

滿腹心焦，

滿腹心焦，

東家說是欸欸着，

無奈何，祇附乾賠笑。

(註)欸欸——因經濟困難，再欸限幾天，俟充裕卽照辦，故曰欸欸。

清明節，雨紛紛，

老先生，歸故村，

指着黃槐穿黃祆，誰想給了個嘴銍鐵！

今日當了褲，明日當了裙。

四月夏天來，

四月夏天來，

長天老日好難挨，

過一天，如同三秋邁。

館穀漸衰，

館穀漸衰，

早飯東南晌午歪，

粗麪餅，捲着曲曲菜。

(註)曲曲菜——一種可食之野菜。

吃的是長齋，

吃的是長齋，

妄想丟在九霄外；

南無彌陀佛，從今受了戒。

無肉誰買，

無肉誰買？

也無葱韭共蒜台。

老師傅，休把饑癬害。

日合月，實是長，

這年景，又飢荒，

先生且休胡指望。

杏花村又遠，市脯不堪嘗。

（註）杏花村——假設的酒店名。

東鄰家殺豬，西鄰家宰羊，

酒肉不到口，日日却聞香。

\*

\*

\*

五月是端陽，

五月是端陽，

先生運轉是財鄉，

黃邊錢，果然得一抗。

（註）制錢用繩子串的，多時可用肩抗着。

更自恐惶，

更自恐惶，

節禮又送一大筐

棗兒粽，想必不上帳。

喜壞他師娘，

喜壞他師娘，

東家多情怎麼當！

囑來人，十倍多拜上。

情誼難忘，

情誼難忘，

用心教他小兒郎；

讀的好，也是你的名望。

到而今，世道反，

重財利，敬衣衫，

師傅綽號叫「窮酸」。

誰想也有這一番！

沽上一壺酒，買個鹹鴨蛋，

俺也做做自在仙。

六月火炎天，

六月火炎天，

好像長老學坐禪，

小尼沙，常把唐僧伴。

真乃腌臢，

真乃腌臢，

八戒行者走近前，

獼猴堂，敢比古剎院。

說法登壇，

說法登壇，

赤脚頭陀把臂談，

磨青蠅，一把蘇州扇。

困來欲眠，

困來欲眠，

執經請業到床前；

打精神，與他說經卷。

伏暑天，實難當，

辭不的，獼猴堂。  
(註)辭不的——辭不得。餘倣此。

黃口乳臭薰函丈。

山貓野獸多古怪，破喉啞噪千萬腔。

受了磨難不成佛，西天哭煞唐三藏。

七月有七夕，

七月有七夕，

織女本是牛郎妻，

他二人，還有團圓日。

旅館孤寂，

旅館孤寂，

白面書生正慘悽，

今日，大半是鰥居。

紅顏嬌妻，

紅顏嬌妻，

有夫守寡他怎知？

到不如，田舍農夫常相聚。

離恨誰知，

離恨誰知，

雙鯉傳來尺素書，  
秀帳房，寫不盡相思地。

人生樂，在家庭，

做師傅，豈無情？

只因「八字」前生定——

紅顏有夫常守寡，書生有妻伴孤燈；

黃卷有女美如玉，看來總是一場空。

八月是中秋，

八月是中秋，

先生書齋暗添愁——

金風冷，漸漸侵窗牖。

誰贈衾裯，

誰贈衾裯？

綿單相緒不自由，

睡不着，獨自聽殘漏。

鴻雁過南樓，

鴻雁過南樓，

哀哀切切觸心頭，

叫一聲，不覺的眉頭皺。

密雲不收，

密雲不收，

細雨簷前滴滴流，

在外人，正是淒涼候。

最傷懷，八月天，

白露冷，秋風寒，

日落何必聽猿叫，孤燈猶自戀衣單。

從我陳蔡者，誰有綈袍憐？

九月是重陽，

九月是重陽

松菊雖存三徑荒，  
歸去來，滿心添惆悵。

寂寂空房，

寂寂空房，

學生散去剩老張，

盼鐙火，等到月兒上。

迢迢更長，

迢迢更長，

有夢不成夜未央，

聽雞鳴，不覺東放亮。

滿地瀟霜，

滿地瀟霜，

不用打點就升堂，

案楚囚，猶是審那一張狀。

早早起，坐公案，

無的說，無的幹，

祇得從頭混一遍。

好似觀燈節，五鬼來鬧判。

故事玩的到不少，就是却少旁人看。

（註）却——缺

十月北風寒，

十月北風寒，

有爐無火炭誰添？

睡宿冷被窩，早起不敢戀。

真乃清廉，

真乃清廉，

室如懸冰灶無煙——

對諸兒，常把牙打戰。

天氣巡環，  
(註)巡環——循環。

天氣巡環，

那去五月六月天？

冷合熱，俺可都嘗徧。……（註）合——和。

滋味難言，

滋味難言，

那個苦來那個甜？

久於齊，誠非心所願。

師傅狂，徒弟躑，

莫無初，鮮有終。

十個八個是這病。

早晨無有火，晚上無有燈。

念破你那口，終是無人聽。

(註)念——念道，即講說。

十一月飄雪花，

十一月飄雪花，

徐孺還在陳蕃榻，

八面風，吹的難招架。

各人回家，

各人回家，

其徒數十剩戲我，

到晚來，誰共知心話？

(註)戲我——兩三。讀Jis Sa

只得任他，

只得任他，

追往咎來待怎麼？

好歹挨兩天，大夥散了罷。

敗柳殘花，

敗柳殘花，

既是官滿休徘徊；

大裝腔，未必他不罵。

從今日，把今賭，

再不想，做師傅，

老農老圃皆可務。

人既莫予重，就該回故都。

如此而不返，民斯爲下乎。

\*

\*

\*

十二月將近年，

十二月將近年，

不久就是二十三，

這場工，做的滿了限。

再盼明年，

再盼明年，

又想新館接舊館；

不教書，可也無的幹。

工滿價完，

工滿價完，

東家不少半文錢，

到此間，可也無的戀。

喜地歡天，

喜地歡天，

師徒從此兩無干，

出學門，大家分手散。

歎日月，快如箭，

不覺的，又一年，

從今你我各一天。

東家再把師傅請，先生再把投項鑽。

一拱哈哈笑，這話然不然？

墨染衣衫黑，

風吹鬍子黃。

但有一線路，

不作孩子王。



## 除日祭窮神文

窮神，窮神，我與你有何親？

興騰騰的門兒你不去尋，

偏把我門兒進。

難道說，這是你的衙門，居住不動身？

你就是世襲在此，也該別處權權印。

我就是你貼身的家丁，護駕的將軍，

也該放假寬限施施恩。

你爲何步步把我跟！

時時不離身，

驃粘膠合，却像個纏熱了的情人？

窮神，自從你進我的門，

我受盡無限窘，

萬般不如意，百事不趁心；

朋友不上門，

居住在鬧市無人問。

我縱有通天的手段，滿腹經綸，

腰裡無錢難撐棍。

你着我包內無絲毫，你着我囊中無半文；

你着我斷困絕糧，衣服俱當盡；

你着我客來難留飯，不覺的徧體生津。

人情往往耽誤，假裝不知不聞。

明知債帳是苦海，無奈何，上門打戶去求人。  
(註)上門打戶——進門。

開口五分行息，說甚麼奉旨三分。

到限期，立時要完，不依欠下半文。  
(註)不依——不許。

無奈何，忍氣吞聲，背地裏恨，自沈吟。

我想那前輩古人也受貧——

你看那乞食的鄭元和，休妻的朱買臣，

住破窑的呂蒙政，錐刺股的蘇秦，

我只有他前半截的遭際，那有他後半截的時運？

可恨我終身酸丁，皆被你窮神混。

難道說，你奉玉帝勅旨，佛爺的牒文，

擺下了窮神陣——

把我困？

若不然，那膏粱子弟，富貴兒孫，

你怎麼不敢去近？

財神與我有何仇？我與足下有何親？

恁二位易地皆然，我全不信。

今日一年盡，明朝是新春，

化紙錢，燒金銀，

奠酒漿，把香焚，

我央你離了我的門，

不怪你棄舊迎新。



## 窮神答文

東君，東君，你不必怨別人。

貧是你自己找，窮是你自己尋——

既好吃，又好飲，

衣服要趁心，  
(註)趁——稱

奢費不謹慎，還來怨別人！

喜的是仗義疎財，好的是扶弱濟貧；

腰內有一文，

要撐十文棍。

就給你點金銀，

你也不能任；

就給你個金獅子，玉麒麟，

個錢的母猪，也不夠你胡打混！

（註）胡打混——胡鬧。指用錢不節。

東君，你聽我云——

我有個免窮歌爲你訓，

也不是五經四書，也不是大家古文——

只要學勤苦，只要學鄙吝；

只要學一毛不拔，只要學利己損人；

只要學行乖弄巧，只要學奸詐虛文；

只要學傷天害理，只要學瞞昧良心。

放利怎免怨，爲富定不仁；

處世不顧臉，那管人議論；

餓死休吃飯，黃土變成金；

客來休久坐。假託有事因——

吊虎離山計，給他個不粘身。

人情只用一張紙，不可輕費錢半文——

「頓首拜」多寫不妨，休要用「謹具」「奉巾」。

人來你不往，誑騙禮一分。

「賀館」「溫居」休隨夥，「赴席」「陪客」當頭陣。

東君，要知道「請人」「還席」總是偏。  
(註)偏——吃虧

若有來借貸的窮人，

休等他開口，先說自己寢，

給他個無想頭，再不敢上門。

又用小秤大斗，管甚麼背地良心。

說誓只當家常話，空中何能有靈神？

閻王休嫌鬼瘦，雁過拔毛一根。

如此十年，就是個財神，

黃的是金，白的是銀，

青銅大吊打成綑，

蓋高樓，修大門，

治田園，長子孫——

那時節，我把「窮」字去了，做一個「福祿星君」。

你轉過臉來把我親，

還恐怕離了你的門。

宰豬羊，買菜品，

設供獻，把香焚，

立一座祠堂，叫我做正尊。

東君，我有句要緊的話兒，聽我云——

那時節，百事不足慮，萬事不求人，

只怕那天火來燒，強盜進門。

那其間，焦頭爛額無人問，

叫苦連天央四鄰。

只落的合莊快樂，一個個喜的都打滾。



# 目書版出部理經版出社樸

|                |          |
|----------------|----------|
| 古史辨第一冊         | 甲種實價二元四角 |
| 三版四版           | 乙種實價一元八角 |
| 西行日記(顧頡剛著)     | 丙種實價一元二角 |
| 憶(小詩集)(俞平伯著)   | 甲種實價一元   |
|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 甲種實價五角   |
| (潘家洵譯)         | 乙種實價三角五分 |
| 中國文學概論(陳彬龢譯)   | 實價三角五分   |
| 人間詞話(王國維著)     | 實價二角     |
| 戴氏三種(戴震著)      | 實價二角     |
| 浮生六記(沈復著)      | 實價二角五分   |
| 初日樓少作(嚴既澄著)    | 實價二角五分   |
| 髭須(李清崖譯)       | 定價四角     |
| 劍鞘(葉紹鈞俞平伯著)    | 定價一元     |
| 宋濂諸子辨(宋濂著)     | 實價二角五分   |
| 燈花仙子(孟堯松著)     | 實價三角     |
| 社會學上之文化論(孫本文著) | 實價五角     |
| 玉君(楊振聲著)       | 實價五角     |
|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李筌著)  | 實價五角     |
| 陶庵夢憶(張岱著)      | 實價五角     |
| 張玉田(馮沅君編)      | 實價一元二角   |
| 文化與政治(許仕廉著)    | 實價一元二角   |

|                     |        |
|---------------------|--------|
|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         | 實價五角   |
| (宋真譯)               |        |
| 達爾文以後生物學上諸大問題(周太玄譯) | 實價五角   |
| 歐洲哲學史上卷(徐炳昶譯)       | 實價一元   |
| 生命之節律(秋士譯)          | 實價三角五分 |
| 粵風(李調元編)            | 實價一角五分 |
| 歧路燈(第一冊)(李綠園著)      | 實價四角五分 |
| 原路燈(第二冊)(李綠園著)      | 實價四角五分 |
| 軍人之福(楊丙辰譯)          | 實價八角五分 |
| 哲學評論(一卷六期)          | 實價三角   |
| 全年一元五角郵費一角五分        |        |
| 國學月報(一卷二期)          | 每期零售一角 |
| 全年一元二角郵費一角二分        |        |
| 國學月報(第一卷彙編)         | 實價八角   |
| 社會學界(第二卷)           | 實價一元   |
| 論文叢話(劉師培著)          | 實價三角   |
| 四六叢話(孫楷著)           | 實價三角五分 |
| 高似孫子略(顧頡剛校)         | 實價一元二角 |
| 普通生物學(繆利彬著)         | 實價一元二角 |
| 佛西論劇(熊佛西著)          | 實價五角五分 |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

初版

實價大洋五角

聊齋白話韻文



編輯者 馬立勛

印刷者 北京書局

發行者 樸社出版部

總代售處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北平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

